

# “山兽之君”、虎患与道德教化

——侧重于明清南方地区

黄志繁

(南昌大学历史系, 江西 南昌 330047)

**摘要:** 在传统时代, 老虎是以“山兽之君”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的。老虎既是凶猛的嗜人动物, 又是具备超常“灵性”, 主宰了人间道德善恶。老虎的两种特性, 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虎患”的认识和防治。以今天眼光看来, 中国历史上的“虎患”可能并非完全“虎”患。人们倾向于以道德教化的观念来解释“虎患”。在应对虎患的措施方面, 人们往往采取捕杀和对神明进行祈祷相结合的方法。当人们很整齐自然地把“虎患”和道德教化相联系起来的时候, 表明传统社会应付现代人眼光看来是“生态破坏”之自然灾害的整体心态。那就是, 民众道德水平提升与官府政治修明乃是应付自然灾荒之根本。

**关键词:** 仁兽; 虎患; 道德教化; 灾荒; 心态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历史上关于“虎患”、“虎暴”的记载甚多, 明清尤甚。以往的研究已经揭示出, 虎患是人类的经济开发活动破坏了老虎居住的生态环境所致,<sup>1</sup>马立博(Robert Marks)更把老虎活动看成人入侵和破坏自然环境的晴雨表。<sup>2</sup>但是, 任何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的变迁, 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情景下被人们所感知、认识和防治, 必然会打上其时代烙印, 远非现代“科学技术”的标准所能把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任何自然灾害, 其实都可看作社会文化现象。本文拟把虎患看成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分析, 通过分析中国历史上人们对“虎”的认识以及对“虎患”所采取的措施, 来管窥中国传统社会之“灾荒”观念。由于关于虎患历史资料记载相当丰富, 涉及地域亦广, 为了论述之方便, 本文以主要活动于南方的华南虎活动为中心, 时间上侧重于虎患记载较多的明清时期。

## 一、“山兽之君”: 中国历史文献中虎的形象

在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中, 虎的形象充满了神奇。《说文解字》卷五上曰:“虎, 山兽之君。从虍, 虎足象人足, 象形。凡虎之属皆从虎。”虎为山兽之君, 不仅“虎足象人足”, 而且威力无边, 高尚神圣。康熙年间, 皇帝钦定, 集结了众多学者修撰的类书《御定渊鉴类函》, 对虎有如下描述:

增《本草集解》曰:按《格物论》, 虎, 山兽之君也。状如猫而大如牛, 黄质黑章, 锯牙钩爪, 须健而尖, 舌大如掌, 生倒刺, 项短鼻鼾, 夜视一目放光, 一目看物, 声吼

<sup>1</sup> Robert Marks, *Tigers, Rices, Silk, &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刘正刚:《明清南方沿海地区虎患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1年第2期;《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清史研究》, 2001年第2期;《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1年第4期;《明清时期广东虎患考》,《广东史志》, 2001年第3期。闵宗殿:《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虎患及相关问题》,《古今农业》, 2003年第2期。

<sup>2</sup> Robert Marks, *Tigers, Rices, Silk, &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P43.

如雷，风从而生，百兽震恐。《易卦通验》云：立秋，虎始啸，仲冬，虎始交。或云月晕时乃交。又虎不再交，孕七月而生。又虎知冲破，能画地观奇偶以卜，今人效之，谓之虎卜。虎噬人，随月旬上下，而啮其首尾。其搏物，三跃不中，则舍之。人死于虎，则为依鬼，导虎而行。虎食狗则醉，狗乃虎之酒也。闻羊角烟，则走，恶其臭也。虎害人兽，而猬鼠能制之，智无大小也。狮，驳首耳，黄腰，渠搜能食虎，势无强弱也。抱朴子云：虎及鹿，皆寿千岁，五百岁则变白。又海中虎鲨能变虎。<sup>3</sup>

上文除了对虎的外形进行了描述外，还把虎定义为“山兽之君”，并以阴阳学说来解说虎的各种习性。透过以上描述，虎的形象既凶猛又具神灵之性，诸如虎能占卜、噬人“随月旬上下，而啮其首尾”、食狗而醉、“寿千岁，五百岁则变白”等特性，都说明虎不愧为“山兽之君”的称号，甚至犹如人类，具有一般低级动物没有的灵性。

或正因为虎通人性，历史典籍中很多虎变人，人变虎的记载。上引类书《御定渊鉴类函》记载道：

《博物志》曰：江陵有羆人能化为虎，俗云羆虎化为人，好着紫葛衣，足无踵，有五指者。人化为虎。《括地图》曰：越俚之民，老者化为虎。《国史补》曰：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侯鯖录》曰：虎变为人，惟尾不化，须为焚除乃得。<sup>4</sup>

“人变虎”和“虎变人”的记载在《古今事文类聚》和《广博物志》等类书中多有记载，<sup>5</sup>“虎变人”和“人变虎”这诡异神奇的现象，还被好事者和小说家流写成故事。明陆楫编《古今说海》卷七十二《说渊五十二·人虎传》就记载了唐代皇族子李微，一日突发狂疾而成虎，后遇故人得以一吐人虎之间遭遇的故事。

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记载中其实反映了人们对虎的看法——虎和人尽管习相远，但却性相通。与此相应，作为仁兽的“虎”也能感应人间的道德说教，又因为其威猛有力，虎又常常成为正义的化身。于是，在中国历代记载中，虎又具备别的吃人猛兽没有的两个特点，就一是虎能听佛法，具灵善之性，二是虎能感应人间善恶，维持正义。

唐代的《法苑珠林》记载了许多高僧以佛法降猛虎的故事。例如：

晋沙门释法安者，庐山之僧远法师弟子也。义熙末，阳新县虎暴甚盛，县有大社树，下有筑神庙，左右民居以百数，遭虎死者，夕必一两。法安尝游其县，暮投此村，民以惧虎，早闭门闾，且不识法安，不肯受之。法安遥之树下坐禅通夜，向晓有虎负人而至，投树之北，见安如喜如跳，伏安前，安为说法授戒，虎踞地不动，有顷而去。至旦，村人追死者至树下见安，大惊，谓其神人，故虎不害。自兹以后，而虎患遂息。众益敬异，一县士庶，略皆奉法。<sup>6</sup>

高僧降龙伏虎固然说明了佛法无边，但也从一个侧面可看到虎之灵善。类似记载，充斥历代文献，就连地方志也颇多高僧以佛法降猛虎的记载。仅同治《零都县志》就有两条类似记载：

黄龙师，宋时结刹于罗田岩。栽田博饭，戒律清严。每午夜，坐蒲团，声磬讽佛，至晓方辍。岩固多虎，师至，虎遂伏，魑魅慑。岳武穆破固石洞，班师至岩访师旧迹，作诗镌于悬崖石壁。

天圆师，名净洪，俗姓胡，新干儒家子。年十三，从归宗禅师受法，遍参知识。初寓慈瘴之寒山，又而驻锡零龙口，龙口有穴虎，师至，肩一蒲团坐树林，群虎猝至，师

<sup>3</sup>（清）玄烨：《御定渊鉴类函》卷429，《虎一》，四库本。

<sup>4</sup>（清）玄烨：《御定渊鉴类函》卷429，《虎一》，四库本。

<sup>5</sup>可参考《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36，《虎群书要语》之“人化为虎”条和《广博物志》卷46，《鸟兽第一》。

<sup>6</sup>（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27，四库本。

挥叱之，虎遁去。<sup>7</sup>

同治《零都县志》的记载在各地方志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样反映出虎之灵善。

虎又具有感应人间善恶之能力，且能维持正义，于是，虎常以“仁兽”、“义虎”的形象出现于历史文献中。《后汉书·宋均传》有如下记载：

（宋均）迁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数为民患，常募设槛阱而犹多伤害。槛，为机以捕兽；阱谓穿地陷之。均到，下记属县曰：“夫虎豹在山，鼯鼯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今为民害，咎在残吏，而勤劳张捕，非忧恤之本也。其务退奸贪，思进忠善，可一去槛阱，除削课制。”其后传言虎相与东游度江。<sup>8</sup>

宋均行仁政，感动了老虎，从而“相与东游渡江”，其能感应人间善恶之灵性跃然纸上。实际上宋均行仁政使老虎渡江的故事一直为中国士大夫所称道，被写入各种典籍，教育当政者必须勤政爱民，才能感动万物。类似记载，多不胜数。再引一则如下：

谢杰为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为暴，人不安居。杰一日沐浴，谒城隍庙，举酒神前曰：“愚民何辜，而虎暴之，盖刺史无德化。愿虎只食刺史，无伤愚民。”因屏左右，独宿殿庭中。是夜三鼓，庙东南隅忽有物咆哮，其声如雷，良久乃止，迟明视之，数虎悉毙。<sup>9</sup>

老虎之所以毙于庭，是受到了谢杰舍身替民而死之“德化”。天地之间，大概只有“山兽之君”的老虎才能有如此“觉悟”了。

老虎还能知恩图报，《太平寰宇记》有记载曰：“欧宝墓在县南七里，后汉人。居父丧，邻人格虎投其庐中，宝以襁衣覆之，邻人问宝，曰：“虎岂可舍而藏之乎？”后虎每月送鹿以助时祭，人以为孝慈通于神明。”<sup>10</sup>上引文献固然是为了说明欧宝之“孝慈”，但却也让人看到了老虎讲义气，知恩图报的秉性。明代的祝允明曾经记载过一个“义虎”的故事，大致是说，两位一贫一富的好友一同出外，为了霸占朋友美貌的妻子，富友乘机在密林中把贫友杀了，然后对其妻子谎称是被虎害，结果在密林中真的出来一只老虎，把富友给杀了，而贫友却还活着，与妻终得团聚。<sup>11</sup>在冯梦龙的《醒世恒言》卷5《大树坡义虎送亲》中也记载了相似的故事，只不过害人者变成了稍公张稍。虎主宰了人间道德审判，被看成是神明的化身。正如冯梦龙议论道：“方才说虎是神明遣来，剿除凶恶，此亦理之所有。看来虎乃百兽之王，至灵之物，感仁吏而渡河，伏高僧而护法，见于史传，种种可据。”<sup>12</sup>然后，冯梦龙又讲述了勤自励救虎，后来老虎报恩的“义虎送亲”的故事。一正一反，正说明了老虎疾恶如仇，主宰了人间道德正义的形象。可见，虎为“至灵之物”的看法，乃是明人相当普遍的看法。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也有多个“义虎”的故事。其中一个说的是一个七十多岁姓赵的老妪，只有一个儿子，没想到却被老虎吃了。赵老妪遂到知县面前哭诉，要求把老虎绳之以法，知县只好请人捕捉。后一虎自来东岳庙受缚，并以“颌首”的方式承认吃了赵老妪的儿子，并同意给赵老妪当儿子赎罪。后来，老虎经常啣肉和金帛给赵老妪，赵老妪也因此生活优裕，得安享晚年。后老妪死，虎来拜，咆哮而去。里人在老妪坟旁立“义虎庙”以纪念之。<sup>13</sup>实际上，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很多关于“义虎”的记载，限于篇幅，不一一引出。

<sup>7</sup> 《零都县志》卷12，《仙释志》，清同治十三年本，成文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1348页。

<sup>8</sup> 《后汉书》卷41，《宋均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sup>9</sup> （明）陈耀文：《祝神虎毙》，《天中记》卷34，四库本。

<sup>10</sup>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9，《江南西道七》。

<sup>11</sup> （明）祝允明：《义虎传》，《怀星堂集》卷20，四库本。

<sup>12</sup> （明）冯梦龙：《大树坡义虎送亲》，《醒世恒言》卷5，北京：华夏出版社，第69页。

<sup>13</sup> （清）蒲松龄著：《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上、下册）》，齐鲁书社出版，1981年，第292页。

透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到，虎尽管凶猛，但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虎又被认为是仁兽，具备和人类相通的灵性，同时也常常被看成是神明的化身，主宰了人间的道德审判。相比之下，其他动物尽管也凶猛有力，但是却不被认为具备这样的灵性，明代钱一本所著的《像象管见》卷四上就说：“豹似虎，鬪文。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此虎豹之别。”当然，这些看法，只能是看成是人们对于虎的美好想象。实际上，在虎和人交往的历史上，虎也有其凶残的一面，那就是虎会伤人，甚至危及到人类的生命，中国历史上连绵不绝的关于“虎患”或“虎暴”的记载就是明证。

## 二、“虎患”非“虎”患

自上古时代，就有了关于虎患的记载，明清时代，由于山区开发和人口增长，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虎患问题空前严重，特别是华南虎活跃的南方地区，虎患相当严重。有意思的是，生态环境破坏，特别是山林资源破坏，同样会影响到野豹等其他野生动物，那么，应当也会出现“豹患”之类的记载。可是，在文献中却几乎看不到其他噬人野生动物伤人成“灾”的记载。对这个问题的解释，除了要注意到华南虎是对森林要求比较高，从而对森林破坏也比较敏感的动物之外，<sup>14</sup>还应看到，中国古代没有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对动物进行分类的概念，而是比较笼统地对动物进行描述，所以经常出现“猫”、“虎”、“豹”，乃至“狮”不分的情况。

在中国的各种类书中，常常把长相类似虎的动物放在“虎”的条目下进行论述。中国最早的具有类书性质的词典《尔雅》对与虎有关的动物有过详细的罗列。今据后人注疏之《尔雅注疏》引部分如下：

虎，窃毛，谓之𧑙猫。注，窃，浅也。诗曰有猫有虎。……𧑙，白虎。注，汉宣帝时南郡获白虎，献其皮骨爪牙。……𧑙，黑虎。注，晋永嘉四年，建平秭归县槛得之，状如小虎而黑毛，深者为斑。《山海经》云：幽都山多玄虎玄豹也。……𧑙，无前足。注，晋太康七年，召陵扶夷县槛得一兽，似狗，豹文，有角，两足，即此种类也。或说𧑙似虎而黑，无前两足。……熊，虎丑，其子狗，绝有力，《麋注律》曰：捕虎一，购钱三千，其狗半之。……𧑙，似狸。注，今山民呼𧑙虎之大者为𧑙。……𧑙，类𧑙，虎爪，食人迅走。注，迅疾。……𧑙，如𧑙猫，食虎豹。注，即狮子也，出西域。汉顺帝时，疏勒王来献犁牛及狮子。《穆天子传》曰：𧑙貌日走五百里。……𧑙，似狸。注，今𧑙虎也，大如狗，文如狸。……<sup>15</sup>

上文各种动物分类，表现了古人对与虎类似一些动物的看法。至于这些动物具体对应的是现代那些动物，已经很难说清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有些动物肯定不是老虎。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上述关于动物的描述，基本上都是以虎为参照物进行的。甚至狮、熊等以现代眼光看来，可以和虎很好区分的动物都是以“虎”为中心进行定义。这充分说明，古人是以虎为中心来观察现代科学意义上能划归到“猫科”中的各种动物的。

一直到明清时代，人们对虎及相关动物的认识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前引《御定渊鉴类函》卷四二九《虎一》依然援引《尔雅》中的说法，对虎作如下细分：“《尔雅云》：虎窃毛曰𧑙猫，白虎曰𧑙，黑虎曰𧑙，似虎而五指曰𧑙，似虎而非真曰𧑙，似虎而有角曰𧑙，春秋运斗枢曰枢星精为虎。”虽未提到狮子一类的动物，但是，可以看到古人对虎的分类还没有可能到达“科学”的层面，而多是从外表上来进行辨认和分类。所以，毫不奇怪，只要是出现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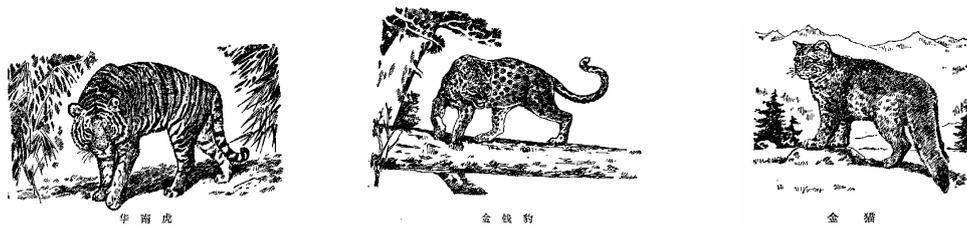
<sup>14</sup> 虎的生存离不开森林，马立博（Robert Marks）援引Edward O. Wilson等学者观点，指出“没有森林，就没有老虎”。参考Robert Marks, *Tigers, Rices, Silk, &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P323.

<sup>15</sup>（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卷11，《释兽第十八》，四库本。

物外形上类似老虎，人们就通常会认为是“虎”。

以华南虎活跃的南方地区而言，除了各种各样的虎之外，还活跃着金猫、华南豹等外形和华南虎相似的野兽（如图）。<sup>16</sup>前引明代钱一本就说：“豹似虎，鬃文。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此虎豹之别。”长期以来，在南方很多地方，人们往往“虎”、“猫”、“狸”混叫。前引《御定渊鉴类函》说：“扬雄《法言》云：陈魏之间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按‘李耳’当作‘狸儿’，盖方音转‘狸’为‘李’，‘儿’为‘耳’也。今南人犹呼虎为猫，即此意也。”<sup>17</sup>直到今天，广西还称呼金猫为“黄虎”。而且，和华南虎一样，这些动物都是肉食动物，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就能对人类构成一定的威胁。

因此，尽管文献中大量出现关于“虎患”的记载，而很少关于其他噬人动物的成灾的记载。但是，我们必须很清楚，文献中出现的“虎患”固然是“虎”患占了多数，但未必全是“虎”患。



图片来源：谭邦杰：《中国的珍禽异兽》，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

宋代的《类说》有记载曰：“虎每食一人则耳成一缺。汀州西山有虎，为射者所杀，两耳如锯焉。”<sup>18</sup>关于“虎每食一人则耳成一缺”的记载在古书中颇多，这当然不符合现代科学，华南虎的耳朵也很少看到“两耳如锯”的，这样的“老虎”让人颇为怀疑不是真正的“老虎”。明代有名的散文家归有光曾经记载了如下一则传奇故事：

郭义官曰和者，有田在会昌、瑞金之间，翁一日之田所，经山中，见虎当道，策马避之。从他径行，虎辄随翁，驯扰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岁中数至，翁还城，虎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将至，虎复来，家人呼为“小豹”。每见虎来，其妾喜曰：小豹来，主且至，速为具饭。语未毕，翁已在门矣。至则随翁，帖帖寝处，冬寒，卧翁足上，以覆暖之。竟翁去，复入山，如是以为常。翁初以肉饲之，稍稍与米饭，故会昌人言郭义官饭虎。镇守官闻欲见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尽仆，翁亟将虎去。后数十年，虎暴死，翁亦寻卒。<sup>19</sup>

文中描画的是一个“忠义”的老虎形象，但是，从文中家人呼其为“小豹”看来，似乎这只虎外形和豹类似。另外，从文中的“虎”能食米饭，且性格如此温顺来看，这只老虎似乎并不是真正的老虎。

明末清初士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也有“哑虎”的记载：

罗浮有哑虎，不啸不啞。相传葛真人上升，留二丹粒，以与其隶黄野及哑虎食。为罗四庵守者。今冲虚观葛真人像旁。有黄野及一蹲虎，是必哑虎也。然土人皆云山中虎率不啸不啞，从不伤人。八九十岁老人，未尝闻有虎哮吼，亦可异也。山中人即或遇虎，

<sup>16</sup>关于华南豹和金猫等野生动物的描述，参考谭邦杰：《中国的珍禽异兽》，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99—114页。

<sup>17</sup>（清）玄烨：《御定渊鉴类函》卷429，《虎一》，四库本。

<sup>18</sup>（宋）曾慥：《类说》卷47，《遁斋闲览》，四库本。

<sup>19</sup>（明）归有光：《书郭义官事》，《震川集》卷4，四库本。

亦狎易之，然山中亦自少虎云。有咏者云：擣禽应白杵，嗜虎怀仁让。<sup>20</sup>

根据现代科学，一般小型猫科动物才不会咆哮，很少有不会咆哮的老虎，因此，文中的“哑虎”很可能是比较大型的山猫之类的动物，而不是真正的华南虎。同治《安远县志》也有如下记载：

（乾隆）十四年，版石五龙等堡，山虎骚扰，人多为其所噬，行旅戒道，樵采不通。知县董正重赏募善捕射者，同县兵乡人一月连捕五虎，卒获一虎，头大、嘴尖、尾短而扁。射虎者曰：此最恶，名彪，故形异他虎，群虎随之彼，肆爪牙毙人，群虎乃食。<sup>21</sup>

文中所谓的“彪”，从“头大、嘴尖、尾短而扁”的外形上看，和华南虎形象相差悬殊，因为华南虎的尾其实比较长。

直至近代，时人对老虎的认识仍相当模糊，甚至非常荒唐。有记载曰：

淑浦有虎患。官祷于城隍神，以四十缗钱悬赏捕之，遂获一牝虎。乡人舁入署，首尾长七尺，黄质黑章，作水云纹，皆真虎也。余以毛浅疑之，考《尔雅释》：“兽虎窃毛，谓之黵猫。注：窃，毛浅也”。然则非真虎欤！粤西养利州多虎，余客桂林时，未见有市虎者。近年沪上西人有圈虎为戏者，余亦未见，不能灼知也。署中家人刘姓者，谓：宝庆最多虎，山岩高处，恒见有掉尾行者。虎食人，则耳边有齿，此虎左耳两齿，曾食两人矣，皆男也。问其说，则曰男左女右耳。昔人有通马语者，不闻有通虎语者，不验何以知之也。<sup>22</sup>

作者显然以为，真正的老虎应该如《尔雅》所记，毛色较浅，殊不知，华南虎比东北虎毛色一般深而亮。广西人又以中国传统思维之“男左女右”来解释“虎”之外形，认为“虎食人”，则“耳边有齿”，“左耳两齿”，则“曾食两人矣”，而虎所食“两人”又“皆男也”。

通过上述几例，可看出，传统时代人对虎的认识还停留在相当粗糙的水平之上，完全有可能把一些不是“老虎”的野兽看成老虎。不过，判断历史上的“虎患”是不是真的“虎”患，除了进行合理的逻辑推断外，还必须有详实的史料作基础。遗憾的是，现存的史料对虎的记载通常都是非常简略，而且，传统文献的记载有相当大的随意性，还不足以让我们作更精细的判断。但是，综合以上论述，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历史文献中出现的大量“虎患”，并不是全部都是“虎”患。

实际上，传统时代的人们更习惯用他们熟悉的阴阳五行学说对虎进行认识，这一点上引《御定渊鉴类函》中已可看出。前引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对华南虎特性有如下描述：

高、雷、廉三郡多虎。商旅遇之，辄诟骂以夺虎气，斥之为大虫。凡风主虫，虫，风族，虎乃风族之大者。故虎之来必有风，其声飙疾。山行者闻风有异，则知必有虎。常有人入山燔木，一虎来，直竖其尾，大哮吼。风起，火即尽灭，久之虎去，风嗖嗖犹在树间。盖虎在地上行甚缓，遇林木则其行如风，竟若风行非虎行，故曰：风从虎。虎得风其威乃生。风者，虎之羽翼也。

木之性宜雷，草之性宜风。虎者风之兽，故虎啸而风生。风以生草，草之柔非露不能滋润。秋天多露，故虎毛滋润。虎毛如草，故以秋而变。其文炳如。粤之虎毛率短浅，不及西北边者斑而深厚，则以南方火盛，霜露少而金气微也。<sup>23</sup>

<sup>20</sup>（明）屈大均：《兽语·虎》，《广东新语》卷21，中华书局，1985年，第532页。

<sup>21</sup>（清）丁珮等修，黄瑞图等纂：《安远县志》卷10，《杂类志·祥异》，清同治十一年刻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89年影印，第1288页。

<sup>22</sup>（清）黄宗起：《知止齋笔记》卷2，第10b页，民国九年黄世祚铅印本。

<sup>23</sup>（明）屈大均：《兽语·虎》，《广东新语》卷21，第531页。

屈大均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说来解释华南虎的各种特性，这种解释，如果以现代自然科学的眼光看起来，当然是不科学的，也与事实有一定的距离。例如，文中提到“粤之虎毛率短浅，不及西北边者斑而深厚”就明显错误，因为如果说屈大均所谓的“西北边”虎如果指的是东北虎，则一般来说，华南虎颜色要比东北虎颜色深得多；<sup>24</sup>如果指的是西北边部的华南虎，也不存在因为气候原因，南方的虎比北方的虎颜色更浅，实际上可能恰恰相反。<sup>25</sup>

但是，屈大均的说法却很有代表性。因为如果从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眼光看来，虎患的出现是阴阳不协调所至，是人间秩序的反映。上引归有光的《书郭义官事》后有一段议论很能说明传统时代对虎患这种自然灾害的看法。其文曰：

又言岁大旱，祷雨不应，众强翁书表，焚之。有神凭童子怒曰：今岁不应有雨，奈何令郭义官来，今则不得不雨。顷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为人诚朴，无异术也。予尝论之，以为物之鸷者莫如虎，而变化莫如龙，古之人尝有以豢之，而佛老之书所称异物多奇怪，学者以为诞妄不道。然予以为，人与人同类其相戾，有不胜其异者，至其理之极，虽虫鱼鸟兽无所不同。……郭义官事要不可知。呜呼！惟其不可知，而后可以极其理之所至也。<sup>26</sup>

归有光认为，郭义官的事情虽然不可全信，但是其蕴涵道理却是深刻的，因为虫鱼鸟兽和人类社会是相通的，都可能因为郭义官平时为人诚朴而感化，出现猛虎降伏，求雨即应的现象。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出现象征人间太平与德治的外形象白虎的“祥兽”。《艺文类聚》整理了大量与“白虎”相关文献。其文如下：

《瑞应图》曰：白虎者，仁而不害，王者不暴虐，恩及行苇，则见。《毛诗》曰：吁，嗟乎！驺虞！《河图括地象》曰：令訾野中，有玉虎晨鸣雷声，圣人感期而兴。《孝经援神契》曰：德至鸟兽，白虎见。《春秋演义图》曰：汤地七十，内怀圣明，白虎戏朝。……《中兴征祥说》曰：天下太平则驺虞见，驺虞者，仁兽也，状如白虎而黑文，其尾参倍。昔召公化行陕西之国而驺虞应。又曰：王者仁而不害，则白虎见。白虎状如虎而白色，啸则风兴，皤身如云而无杂者是也。近代所谓白虎者，背斑而虎文。《尔雅》所谓“魼虎”者也。<sup>27</sup>

根据现代动物学，白虎非常少见，<sup>28</sup>或正因为少见，白虎的出现就成为了“仁政”和“德治”的象征。有意思的是，《艺文类聚》作者所生活的唐代，大概白虎也很少看到，于是，作者就解释说：“近代所谓白虎者，背斑而虎文。《尔雅》所谓‘魼虎’者也。”当然，是否真的有白虎出现，其实对于古人来说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间出现了“仁政”和“德治”。所以，在很多历史记载中，会出现一些帮助人们降伏“虎患”的神奇动物。《蜀中广记》有文曰：“周武后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兽似虎而大，逐虎噬杀之。录奏，检《瑞应图》，乃酋耳也，不食生物，有虎则杀之。”<sup>29</sup>这种动物是否存在，实在是值得怀疑，但是，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内心世界中希望出现比伤人的老虎更勇猛的保护他们的动物，另一方面，把“酋”放入《瑞应图》，又说明了人们还是习惯把酋的出现，当作人间“仁政”和“德治”的象征，所以，“酋”之出现，必然会克服“虎暴”。

大量所谓标志着“仁政”和“德治”的“白虎”、“魼虎”、“酋”之在文献中出现，实际

<sup>24</sup> 谭邦杰：《中国的珍禽异兽》，第98页。

<sup>25</sup> 这一点从华南虎比东北虎颜色更深就可看出。

<sup>26</sup> (明)归有光：《书郭义官事》，《震川集》卷4，四库本。

<sup>27</sup>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99，《祥瑞部下·驺虞》。

<sup>28</sup>谭邦杰：《中国的珍禽异兽》，第99页。

<sup>29</sup>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59，《方物记第一》，四库本。

上只是寄托着传统时代的道德标准。与此相应的则是，老虎伤人的“虎患”和“虎暴”在文献中频繁出现，尤以明清时期为甚。面对虎患，人们还是很习惯对虎患进行道德上的解释。前引冯梦龙的《醒世恒言书》在讲完义虎的故事后，有一首诗，特别值得玩味，其曰：

伪言有虎原无虎，虎自张稍心上生。

假使张稍心地正，山中有虎亦藏形。

依照传统道德观念看来，如果张稍没有害人的心思，虎患也就自然不会发生了。<sup>30</sup> 换言之，“虎患”非“虎”患，而是人间秩序和道德败坏所导致的自然界的感应。

### 三、“孝义”驱虎

明清时代，南方地区关于虎患的记载逐渐增加，和虎患记载同时增加的是人们“孝义”驱虎的故事。人们“孝义”驱虎的记载自古有之。前引《太平寰宇记》所记欧宝故事，就被作者认为是“人以为孝慈通于神明”。《宋史·孝义传》中就载有一“孝义”驱虎故事。其文曰：

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贫，鬻薪养母，常适数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粗粝，戒妻子常候母色。一日，鸡初鸣及山，及明，憩于山足，遇虎搏攫负之而去。泰已瞑眩，行百余步，忽稍醒，厉声曰：“虎为暴食我，所恨母无托尔。”虎忽弃泰于地，走不顾，如人疾驱状。泰匍匐而归。母扶持以泣，泰亦僵举动，不逾月如故。乡里闻其孝感，率金帛遗之，里人目为朱虎残。<sup>31</sup>

到了明清，随着虎患的记载增多，类似这样的故事的记载也逐渐多了起来，尤以地方志的记载为最多且集中。几乎可以说，地方志上只要有虎患记载，就必然有类似“孝义”驱虎的故事。今以赣州、南安二府为例，<sup>32</sup>把相关记载罗列如下。

时 间	人 物	驱虎故事	资料来源
明	曾 栢	赋性孝友，父病侍药，衣不解带，寝口经旬，汤药必亲尝，父死水浆不入口者三日。既葬之后，庐墓三年，旦夕哭奠，仅存骨立。虽豺虎屡惊，不变其志。	万历《宁都县志》卷6，《人物志·忠义》
成 化	董 越	性寡嗜欲，敦俭约禄人，恒以恤宗党及知交之贫者。少孤，食贫，竭力以奉母，尝教授村中，夜归荧荧有光前导，比及门，咆哮而去，视之则虎也，人以此奇之。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22，《人物志·名臣》
成 化	郭 日 和	日和自赣往瑞金，至乐村遇虎，色赤睛黄，咆哮山震，仆人各窜去，日和不及避，立道上。虎绕之，日和坐，虎亦坐，久之，日和取道行，虎又绕之。日和曰：既不相啮，又不令去意，欲何为得？毋欲偕行乎？虎遂奔去。日和至谢坊，语其故，乡里讶之。顷之，虎果至，观者如堵，鸡犬不惊。日和收之，系牌	同治《赣县志》卷39，《善士》

<sup>30</sup> (明)冯梦龙：《大树坡义虎送亲》，《醒世恒言》卷5，华夏出版社，第69页。

<sup>31</sup> 《宋史》卷456，《孝义传·朱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sup>32</sup> 赣州、南安二府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赣南地区，清乾隆十九年（1754），从赣州府中析宁都、瑞金、石城三县，设宁都直隶州。

虎项下书：“郭宅义虎”。日则随左右，夜则侍卧榻，享年八十四，子孙繁盛。卒，葬万安县地。虎送，见窀穸，咆哮握地，遂毙，因葬于旁。

- |    |     |                                                                                                                            |                               |
|----|-----|----------------------------------------------------------------------------------------------------------------------------|-------------------------------|
| 明  | 吕琐柱 | 事父太常卿至孝。父歿，偕弟叔熙、叔寅庐墓变食三年。母歿亦如之。时有猛虎驯其墓，俯伏而去，邑人馈之蔬食，忽不知其所之。                                                                 | 康熙《兴国县志》卷10,《人物志》             |
| 崇祯 | 曾君意 | 母病割股疗。之后三年，母歿，庐墓山中。夜有叩门者，君意曰：此荒山，安得有人？其鬼耶？启户，则寂然。又虎咆哮户外，弗入而去，终不为撼。                                                         | 康熙《浚水志林》卷7,《孝子》               |
| 明  | 谢仕兰 | 事母孝，家养一牛，寄于武阳崇田居。偶载谷往府出泉，舟至零都，闻母病，即弃舟驰归。及武阳崇，日已晡矣，见一虎咆哮而来。则惊走，仓卒中，有牛奔，志与虎力斗而死。仕兰得免，旦视之，则寄养之牛也。嗟乎！牛诚意矣！仕兰之孝此亦有征哉！           | 康熙《瑞金县志》卷8,《乡贤志·孝友》           |
| 清  | 刘迅溪 | 时猛虎肆出，为害十余载，山前后左右无家不罹其惨，独翁孙子多人，竟保无恙，非翁和气盛格之所致与！翁之德，乡里周知。                                                                   | 《瑞金承三九堡刘氏重修族谱·艺文》，清刻本，上海图书馆馆藏 |
| 清  | 曾应运 | 母病，须得山药。医者曰：“此药产深山，有大蟒盘其上，人不可近。”应运曰：“无恐。”遂入山于邃密丛中求之，见一猛虎踞其上。应运乃祝曰：“吾为母病来此采药，与尔无仇，岂欲伤我哉？若果得灵药，以愈母病，即食汝大猪一口。”虎垂头而去，得药归医母，病痊。 | 光绪《长宁县志》卷2,《人物志·孝友》           |
| 清  | 林刘氏 | 年十八岁，夫故，遗一子景华，甫周岁。亲支有欲嫁氏者，串婚主劫之，氏入厕中，遍身蒙垢，拒之曰：“氏夫宗支攸关，遗孤无依，尔等欲逼我嫁乎？”以臭秽四面弹之，乃止。家贫尝入山砍柴，虎距其上，不敢近。                           | 光绪《长宁县志》卷2,《人物志·节孝》           |
| 清  | 欧阳向 | 国学生，考授州同职。性孝友，闻父病自新兴归过下窑山，已昏黑，忽林中有火光导之而往，行数十里，至程龙佃家，一声咆哮而去，乃知为虎火也。抵家，父已属行，向哀号恸哭，父忽回生，叮咛数语而绝。                               | 光绪《龙南县志》卷7,《人物志·孝友》           |
| 清  | 谢朝一 | 年八龄，父歿。家贫，事寡母，能孝养。及歿，水浆不入口三日。庐墓三年，朝夕跪哭如婴儿。每暴风雨，侍墓侧，不离夜，必坐以待旦。尝出樵薪，遇虎伏地，祝曰：予命该饲汝，请俟三年丧毕。虎掉尾去。                               | 同治《赣县志》卷38《孝友》                |
| 清  | 胡氏  | 一日正行山间，贼忽掩至。氏率儿避丛莽间，得不遇害。贼去虎忽出，氏叩天祝曰：李氏如有后，则虎当自去。已而虎去。                                                                     | 道光《上犹县志》卷24,《列女志·节孝》          |

清	王崇范	七岁失恃，读蓼莪之诗，三复流涕。祭墓，夜归遇虎，几伤其僮，卒无恙，人称孝感。	同治《南康县志》卷8，《人物志·人物》
清	姜大傅	庶出也，顺承嫡母，为之感动。生母目盲，日夕祷天，以舌舐之，母目复明。母死，日夜哀哭墓前，时猛虎跃出，大傅号立如故，虎驯伏，人以为仁孝所感。	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22，《人物志·孝友》
清	刘如昌	幼孤贫，事母尽孝。避乱遇贼，贼欲杀之。如昌跪泣曰：死弗敢避，有寡母在，行于沟壑矣。言讫，复大恸，怜而释之。又山行遇虎，虎不为害。	同治《大庾县志》卷12，《人物·乡贤》

根据笔者统计，明清两代，赣州、南安二府府共发生虎患 22 起，其中明代 9 起，清代 13 起，而上述共列 15 件“孝义”驱虎（或者驯虎）故事，可见，几乎只要发生了虎患就必然有类似故事被“制造”出来。15 件“孝义”驱虎故事中，2 则是因为主人公平时道德高尚而感化老虎之外，2 则是节妇以其气节感动老虎，其余 11 则故事内容都大致是主人公以其孝道而驱逐（或驯服）老虎，说明孝道能驱虎的观念为人们广泛接受。赣州府的情况可以看作其他发生虎患的南方地区的缩影，从中可以管窥，类似这样的故事必然大量出现在各地地方志中。顺举几例：

童兰盛，力耕奉亲，不缺甘旨，父病笃，千里延医，遇虎不害。<sup>33</sup>

连善和，嶲隍下埔医生也。性至孝，……一夜柩前有虎啸，和偃卧柩旁，虎不敢近，人皆奇其孝感所致，而孝子之名大著。<sup>34</sup>

甘思忠，字秉直，苍梧人，性纯笃。孝事其母，母卒，营葬，将窆之夕，有虎蹒跚而来，衔一豕委于穴以去，总兵毛锐亲诣葬所视之，叹其为孝感云。<sup>35</sup>

李访，曲江人，善事父母。父卒，水浆不入口者七日，母卒亦如之。庐墓，虎驯，扰其旁无害，复有白鸟集庐之祥。<sup>36</sup>

吴邦宪，西宁人，少孤，事母至孝。山寇发，邦宪负母匿下城埔境坑，时埔境多虎患，自邦宪至，虎迹遂泯，母没，居丧尽礼，结庐墓侧，朝夕哀号，声出林薄，闻者怜之。<sup>37</sup>

上引故事出现的地方，大都为虎患同样比较严重的的广东和广西的边境山区，<sup>38</sup>其内容和上述赣州府记载大致相同，表明“孝义”驱虎的故事并非赣州一地所独有，而是和虎患记载同时出现。

我们当然不能把上述故事看成是真实发生的信史，只能看成一种道德说教。但是，出现以上现象其实也并非毫无科学根据。根据现代动物学对华南虎习性的了解，华南虎天性谨慎多疑，从小就怕人，很少主动伤人，真正的“食人虎”只能看成华南虎的变态，而非正常状态。<sup>39</sup>因此，人们在深山密林中遇见老虎，完全可能出现老虎避开人类，而不实施攻击的

<sup>33</sup> 《连城县志》卷 22，《乡行》，民国二十七年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 年影印，第 891 页。

<sup>34</sup> 《丰顺县志》卷 6，《孝义》，清光绪十年补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 年影印，第 663 页。

<sup>35</sup> 《广西通志》卷 82，《孝友》，乾隆四库本。

<sup>36</sup> 《广东通志》，卷 44，《人物志·右广州府》，乾隆四库本。

<sup>37</sup> 《广东通志》卷 48，《人物志·右琼州府》，乾隆四库本。

<sup>38</sup> 广东和广西的虎患，可参考前引 Robert Marks，刘正刚等文。

<sup>39</sup> 谭邦杰：《中国的珍禽异兽》，第 92—93 页。

情况。所以，“孝义驱虎”背后的生理学基础应该是“虎避人”，而非“人驱虎”。不过，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老虎既具备凶猛的攻击力和破坏力，还具备一定灵性，老虎这两个特点给人们提供了充分的想象力进行道德说教。其背后的逻辑是，凶猛的老虎竟然不攻击人，必然是这个人的“孝义”，也就是高尚的道德，让充满灵性的老虎受到了感化，从而变得温顺。

与“孝义驱虎”的故事相反的是，作为人间正义化身的老虎会主动攻击那些道德品质败坏的小人。前引冯梦龙所写《醒世恒言》卷5《大树坡义虎送亲》中老虎把小人张稍咬死的故事，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表现。乾隆《安远县志》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顺治己卯，知县牛天宿病游八殿冥府，见有二猛虎各衔一死人尸，心甚战栗。冥司主曰：“无畏，此不孝不弟人也。一姓郗，名泉，乃黄州人，父母止生此子，恣睢不服训诫，饮酒、蹴踘、赌雉致父母伤气而死，有此不孝，是以命虎食之；一姓岳名仁，乃浙江人，听妻室长舌蛊惑，日凌辄其兄，兄不胜与之分理，仁以棍击兄首而死，此不弟之大者。纵虎食之，二人冥诛，固所宜耳！”<sup>40</sup>

这个故事是要告诉人们，人如果“不孝不弟”，即使到了阴曹地府都无法避免被老虎咬死的命运。相反，如果人遵守孝悌之道，或者具备传统社会认可的其他高水平的道德水准（例如前引郭义官），则能感化老虎，虎也不会伤害他，而且会为其所用。看起来，在传统时代，对付虎患最好的办法似乎是进行道德上的修养，使老虎为道德所教化，从而避免为其所攻击和伤害。

### 三、捕杀与祈祷：根除虎患之“良方”

道德的修养固然可以给了以精神的力量来抵御虎患的侵袭，但是，对于虎患来说，更切实可行的恐怕还是想办法捕杀之。由于虎往往是独居的，很少群体活动，捕杀一只老虎往往可短时间内消除祸患，因此，想办法找人捕杀老虎就成了应付虎患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从史料上来看，很少看到人们以单纯武力和老虎搏斗取得胜利的记载，少数身怀绝技人士的打虎事迹，往往会被人视为英雄。<sup>41</sup>普通百姓在真正和老虎搏斗的时候，通常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才会出现诸如“连年群虎遍扰各乡，伤及死者五六百人”<sup>42</sup>、“虎噬人至数百”<sup>43</sup>等记载。

对于人类来说，更为优势的捕杀方法，还是设置陷阱机关，让虎自投罗网，然后击杀之。史料中不乏设机槛，或者设陷阱捕杀老虎的记载。前引《后汉书·宋均传》就说九江郡“多虎暴，数为民患，常募设槛阱而犹多伤害。槛，为机以捕兽；阱，谓穿地陷之。”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就记载了一个有趣的设槛捕虎的故事，其文曰：

江汉之域有羆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能化为虎。长沙所属蛮县东高，居民曾作槛捕虎。槛发明日，众人共往格之，见一亭长，赤帻大冠，在槛中坐。因问：君何以入此中？亭长大怒曰：昨忽被县召，夜避雨遂误入此中，急出我。曰：君见召，不当有文书耶？即出怀中召文书。于是即出之，寻视，乃化为虎上山走。或云羆虎化为人，好着紫葛衣，其足无踵，虎有五指者，皆是羆。<sup>44</sup>

<sup>40</sup> 《安远县志》卷7，《纪事志·轶事》，乾隆十六年刻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89年影印，第721页。

<sup>41</sup> 莫朝迈：《清代的虎患与打虎勇士》，《中华武术》2001年，第2期。

<sup>42</sup> 《上犹县志》卷2，《天文志·祥异》，康熙三十六年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89年影印，第81页。

<sup>43</sup> 《广西通志》卷82，《孝友》，乾隆四库本。

<sup>44</sup> （晋）干宝：《搜神记》卷12，四库本。

这段颇为神奇的文字，除了可以说明虎变人的传说确实有广泛的流传外，还可看出，设机关捕虎是比较常见的对付虎患的办法。类似的记载还有：“梁衡山侯萧泰为雍州刺史，镇襄阳时，虎甚暴，村门设槛。机发，村人炬火烛之，见一老道士。自陈云从村告乞还，误落槛中，共开之，出槛，即成虎驰去。”<sup>45</sup>

明清时代，仍然可以看到很多设机槛捕虎的记载，例如：

羊城陈侯仲伦为全州佐，课农于郊，因进父老询及民瘼。对曰：田禾告稔，独虎为患。……即日下令曰：六乡之民，有能捕虎一者，赏银五两。民喜赏，争设机槛计捕之，弥月，生致虎十有二，悉歼之，患遂除。<sup>46</sup>

明代陈仲伦消除虎患的办法主要是悬赏捕杀虎，而百姓使用的办法依然是传统的设机槛捕虎，而且，似乎收效非常明显。

可以想见的是，百姓在槛中会放一些牛羊来作为诱饵以吸引老虎。或许虎患太过猖獗，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以活人为诱饵的恐怖场面。明人林俊就记载了一个以活人为诱饵毒虎的故事。其文曰：

游洋县万山中，竟以虎废，食土之毛者利之，犹时阨于虎，若永之蛇然，无能易者也。正德戊寅，虎乳二子，益酷，闪形贸迹，风至而鬼藏，率徒逾一舍，猎师至无所覓。山落嗣以虎告，猎师至复无所覓。居人患之，约蓄信毒虎。虎一日噬蔡氏仆主，率乡之人逐之，虎释仆去，已数肉虎口矣。以为废物，遂议啖虎，以特脱乡祸，剖其肉实信置释所，虎食之尽，果死。或言二子亦死，意未然也。后数月无虎患，人功蔡氏。予曰：虎之毒，善矣！非处仆也，仆固贱人耳，非牛羊豕例也。人不幸食于虎瘞，其余犹足一慰，奚至割肉而尽委之虎耶？呜呼！何斯人之重不幸耶！曰：然则，毒虎非欤？曰：牛羊豕则是，人则非。虎之死，有自忍亦有属矣！作《毒虎解》。<sup>47</sup>

蔡氏以被虎咬伤的仆人为诱饵毒杀老虎的做法，实在过于非人道，从而遭到作者的谴责。不过，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虎患之毒。

上引文未发现用机槛的迹象，但是，用机槛捕虎无疑是比较常用的杀虎手段。除了上引各事例外，再举三例：

汪善楚纪（疑为衍字），字存初，歙人。永乐丙戌进士，知夷陵，州多虎患，禱黄陵峡神，两虎自投阱死，未几擢知永州府。<sup>48</sup>

朱诩，洪武间知湘潭县，廉洁自守，门无私谒，每食，枲饭盐蔬而已。禱雨斋沐，吁神三日即雨。县尝有虎患，吏请设槛阱。诩曰：猛兽虐人，守令之过也！惟修德可弭之。焚香致祝，数日虎屏迹。<sup>49</sup>

刘家英，字叔美，性耿介为人尚气节。所居芙岭，有虎十数为害，英作文以启山神，设槛捕之，不旬日，获猛虎三，余悉远遁，至今人称异焉。<sup>50</sup>

上引第一则史料中，有“两虎自投阱死”，可见该州有设陷阱之举；第二则史料中，从“吏请设槛阱”一句可看出，对付虎患的重要手段是设立槛阱；第三则史料则很明确地表明，刘家英对付虎患的办法，除了“作文以启山神”，还“设槛捕之”。不过，三则史料中，都采

<sup>45</sup>（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卷46，四库本。

<sup>46</sup>（清）汪森：《粤西诗载·粤西丛载》卷7，《陈仲伦》，四库本。

<sup>47</sup>（明）林俊：《毒虎解》，《见素集》卷28，四库本。

<sup>48</sup>《湖广通志》卷44，《名宦志》，乾隆四库本。

<sup>49</sup>《明一统志》卷63，《长沙府》，四库本。

<sup>50</sup>《零都县志》，卷10《方外志·方伎》，乾隆二十二年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89影印，第951页。

取了祈祷神明的办法。

实际上，综合各方面史料看来，对付虎患，比较有效的办法，是一面悬赏招募勇士，设立陷阱捕杀老虎，另一方面则是祈祷神明，使虎驯服。

在很多史料中，祈祷山神，似乎显得是比捕杀老虎更为有效的办法。五代和宋代的文献中，就出现了地方官通过祈祷神明，来消弭虎患的记载。今录二则：

谢杰为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为暴，人不安居。杰一日沐浴，谒城隍庙。举酒神前曰：“愚民何辜而虎暴之，盖刺史无德化，愿虎只食刺史，无伤愚民。”因屏左右，独宿殿庭中，是夜三鼓，东南隅忽有物咆哮，其声如雷，良久乃止，迟明视之，数虎悉毙。<sup>51</sup>

（胡则）公行河北道，凡去籍者仅十万数，民用休息。在浚州，人有虎患，公斋戒禱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庙中，其诚之效欤。<sup>52</sup>

上面二则故事，情节大致雷同，都是地方官祈祷于城隍庙，然后老虎就自动死去，显然是地方官的诚意感动了神明，导致了虎患的自动消弭。

在虎患更为严重的明清时代，类似的记载频频出现。仅以赣州府为例，除了上引刘家英故事外，尚有四例相似记载，今罗列如下。

（世宗嘉靖）二十三年虎灾。自是年甲辰至己酉，连年群虎遍扰各乡，伤及死者五六百人。甚至舟泊水中及竖寮守蔬圃者，俱被啖食，樵牧商旅坐以待毙。二十□年庚戌，知县吴镐蒞任，闻而恻然，乃设坛城西以禱。□冬，村头北村广田之民三献虎于庭，患稍息。癸丑春，□复出，适钦差赞教辰阳罗元清过县，公复为建醮祈之，虎患□除。<sup>53</sup>

利济庙，在高砂保火甲水，为往来通衢。万历五年，邑有虎患，署县事教谕王廷荐禱于神有应，遂捐资买地，构庙祀之。<sup>54</sup>

康熙二十年，崖寇初平，草茂人稀，邑多虎患。县令黄木庵为文祭之，虎渡河去。<sup>55</sup>

（同治）五年，虎乱虽附廓亦多虎患。俞宪乃悬重赏，数日连获二虎，虎患渐息。俞自谓禱于城隍所致。<sup>56</sup>

赣州府的情况，同样可以看成其他发生虎患区域的缩影。顺举几例：

张绪，字卿理，峡江人，嘉靖进士，授翰林检讨。……寻以副使备兵贵州。……平霸、威清诸处多虎患，为文禱于庙，俄虎自相搏噬死。在黔数年，功绩茂着。<sup>57</sup>

又有虎伤人，四公作符牒，投社公庙，勾至则责之，是夕，虎斃于庭。<sup>58</sup>

陈敏，字内修，天长人。景泰癸酉举人，为鄆县知县。县多虎患，敏禱于神，虎遂

<sup>51</sup>（明）陈耀文：《天中记》卷34，《刺史》，四库本。按，谢杰，《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均无传，《天中记》注明，上引文来自宋人路振《九国志》，则谢杰为五代时人无疑。

<sup>52</sup>（宋）范仲淹：《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志铭》，《范文正集》卷12，四库本。

<sup>53</sup>《上犹县志》卷2，《天文志·祥异》，康熙三十六年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81页。

<sup>54</sup>《定南县志》卷3，《公宇·庙祠》，顺治十四年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252页。

<sup>55</sup>《兴国县志》卷46，《杂记》，道光四年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89年，第1773页。

<sup>56</sup>《安远县志》卷10，《杂类志·祥异》，同治十一年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1292页。

<sup>57</sup>《江西通志》卷74，《人物》，乾隆四库本。

<sup>58</sup>《龙岩州志》卷12，《人物志》道光十五年修，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1967影印本，第269页。

远去。<sup>59</sup>

周墨，太仓人，初官刑曹，以忤刘瑾谪遣，嘉靖三年迁左州知州。……州尝有虎患，墨告誓于神，越日，虎自投城下，格杀之。<sup>60</sup>

可以说，几乎每个发生虎患的地区，都会类似的记载。足见，祈祷神明，以消弭虎患的做法相当普遍。

笔者以为，地方官之所以选择祈祷神明来消弭虎患，主要是基于三方面原因。

首先，中国传统政治道德一般认为，自然界的异常是人间道德和秩序败坏的反映。出现了异常的自然现象，如果为政者自责并实施“仁政”，自然就会回归正常。所以，在史籍中不乏从皇帝到地方官祈祷神明，以求感动上天，消除灾荒的记载。虎患之出现，也是自然异常的表现，同样要求为政者实施仁政。此时，地方官也就必须到神庙中祈祷，或者对自己的施政进行检讨，或者以其爱民之诚意来感化神明。

其次，正是我们前面所论述的，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虎是“山兽之君”，具有感应人间道德善恶和驯服于神明的灵性。在许多人心目中，虎其实是山神，或者是山神的化身。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说：

从化山中多虎，常绯衣幞头盛陈而出。夜则灯火煌煌射林薄，见者以为山神也。欲食人，则脱帽头绯衣，复变为虎，乃大哮吼而前。盖帝命山神以治虎，而虎即假山神冠服以食人，谓虎即山神耶，是帝命山神为虎也。吾不知其解矣。<sup>61</sup>

虽然屈大均并不能确实解释虎和山神之间的关系，但从他的叙述中可看出，在时人眼中，虎和山神密不可分。因此，如果地方官有足够的诚意和政治道德，就能感化神明或山神，虎患自绝。

再次，和其他自然灾害相比起来，虎患尽管造成的损失可能并不是很大，但是，老虎的行踪出没无常，除了设槛阱捕杀之外，似乎很难找到更合适的办法了，因此，祈祷神明就成了非常重要的手段。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其他自然灾害就不进行祈祷，实际上，祈祷神明，借助非人间力量一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应付灾害的手段。不过，从以上所引各材料看来，似乎古人认为，祈祷神明在应对虎患中所起的作用相当大。尽管我们不能把这些记载当作真实发生的故事，但是，如此多的记载也反映了古人其实对祈祷能消除虎患，至少在观念上，有相当坚定地信念。

或正因为以上三个原因，我们发现，出现虎患，地方官除了募人捕杀之外，通常都要进行祈祷。一般祈祷，就有祈祷文，在今天能见到的地方志中，保留了相当多的与虎患相关的祈祷文。康熙年间，兴国知县黄惟桂就连续写了二篇《祭虎文》，以冀感动山神，消除虎患。其文不长，今录其一，以飨读者。

尝闻国有苛政，则豺虎临郊，桂自莅任以来，诸艰备尝，无民不爱，虽无善可述，每以百姓失所为予辜。惟冀驺虞来游，孰期猛虎遍野，或噬壮夫，或吞孩童，无论老弱尽属赤子。嗟乎！兵燹之后，继以凶年，焚杀之余，继以猛兽，茕茕孑遗，何能当此吞噬乎？虽然虎狼神口也，吞噬天意也，天降灾祸必有所召，或劫口之未口耶？抑斯民之不淑耶？或长吏之无状耶？政事之有缺耶？或神明之未安耶？抑刑罚之不中耶？若谓斯民有罪，三载兵火已足蔽其辜矣！若谓长吏不善，灾降官长可以免小民之粉蕘矣！及覆思之未得其故，闻之奔腾咆哮者，猛兽也。发纵钤束者，山神也。虎豹所噬者，民也，

<sup>59</sup> 《江南通志》卷150，《人物志·宦绩》，乾隆四库本。

<sup>60</sup> 《广西通志》卷67，《名宦》，乾隆四库本。

<sup>61</sup> （清）屈大均：《兽语·虎》，《广东新语》卷21，中华书局，1985年，第531—532页。

余之赤子也，猛虎日食其子，父母其何能安？食子不已，父母其何能忍？桂虽孱弱，将被发执戈以从事矣！但返躬自责，实予之愆耶！具牲鲜，仰告山神土地，体上天好生之心，推司牧抚民之意，默铃猛兽，督归深山，勿食我民，彼此乂安，果有灵应，享我斋坛！<sup>62</sup>

细读这篇祭文，表达的无非是三层含义：一是虎患伤人太凄凉，二是天降灾祸有何因，三是企求山神土地发善心。就笔者阅读范围而言，一般的祭虎文或者祷告山神文，大致都必须表达这三层意思。

实际上，传统时代，人们相信，文字的法力能有效地战胜虎患等自然灾害。例如，“谢豸，字东井，幼失怙，事母与兄孝，敬罔解十七补弟子员，食饩。尝读书小棉庵，村有虎患，襁逐不免，题诗于壁，虎遁去，乡人异之”<sup>63</sup>；“《霍韬行状》：公精诚足孚鬼神，清远飞来峰有虎患，公移文山神，虎遂绝，今其文竖寺中，世呼‘驱虎碑’”<sup>64</sup>；又如，“徐铨，号幼林，嘉靖领乡荐。初任罗城令，……起补分水令，厉渰女之禁，严轻生之罚。境内虎患甚炽，为文驱之，得三虎。”<sup>65</sup>显然，徐铨能发挥巨大作用的“文”就是祈祷神明，消弭虎患之文。笔者相信，几乎每个地方官都要会掌握这种文章的写法，以应付不时而来的各种自然灾害。会写这种文章，已经成为从政者的重要本领，乃至有让秀才比赛写《驱虎文》之趣事。如下文：

顺治八年辛卯，学宪樊校士江右，临我吉州。适群虎肆殃，踞府之城隍庙，日夕为害，人莫敢撻，樊公谕吉、南、赣三属，诸生为《驱虎文》以进，维时独赏瑞金刘孟宗字公安之文，檄郡修录布坛设斋以禳之，虎遂遁去，一时哗然异翁。<sup>66</sup>

从这个故事，分明可以看出，写作《驱虎文》之类的消灾祈祷文，几乎已经是地方官和有文化的精英必须掌握的技能了。至于“虎遂遁去”，是否和《驱虎文》之法力有必然联系，其实并不重要了。

#### 四、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传统时代，人们对老虎和“虎患”的认识，很难脱离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背景。老虎是以“山兽之君”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的。老虎既是凶猛的噬人动物，又是具备超常“灵性”，主宰了人间道德善恶。老虎的两种特性，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虎患”的认识和防治。以今天眼光看来，中国历史上的“虎患”可能并非完全“虎”患。一方面，人们对老虎的种类区分还相当模糊，一些不是老虎的动物给人类造成的伤害也可能被记载为“虎患”；另一方面，按传统的伦理和政治道德看来，“虎患”非“虎”患，而是人间秩序和道德败坏所导致的自然界的感应。因此，人们倾向于以道德教化的观念来解释“虎患”，或者借助于虎患进行道德说教。在应对虎患的措施方面，人们往往采取捕杀和对神明进行祈祷相结合的方法。

尽管我们必须相当清楚历史文献中作者以道德教化来解释“虎患”时往往是以牺牲历史真相为代价的，也包含了作者的鲜明立场和倾向，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当人们很整齐自然地把“虎患”和道德教化相联系起来的时候，其实已经表明传统社会应付现代人眼光看

<sup>62</sup>黄惟桂：《祭虎文》，康熙《兴国县志》卷12，《艺文志》，台湾成文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511页。

<sup>63</sup>《连城县志》卷21，《列传》，民国二十七年石印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第784页。

<sup>64</sup>（清）姚之骅：《元明事类钞》卷38，《走兽门》，四库本。

<sup>65</sup>（清）吴宗焯修，温仲和纂：《嘉应州志》卷23，《人物》，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400页。

<sup>66</sup>（清）《瑞金承三九堡刘氏重修族谱·艺文》，清刻本，上海图书馆馆藏。

来是“生态破坏”之自然灾害的整体心态。那就是，民众道德水平提升与官府政治修明乃是应付自然灾荒之根本。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观念似乎亦并非全是虚妄。

## **“King of Beast”, Tiger Calamity and Ethics in the South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ANG Zhifan

(History Department,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00047, China)

**Abstract:** In ancient times, tiger had been recorded in the image of “King of Beasts in Chinese historical accounts. Tiger was considered not only as a ferocious man-eaten animal but also a animal with the super “intelligence” of dominating good and evil in the earth. The dual characters of Tiger had direct impact on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protection of tiger calamity. Probably, the “Tiger calamity” in Chinese history is not a “Tiger” one from a modern perspective but one explained in terms of ethics. So in dealing with the tiger calamity, people often combined catching and killing with praying to gods. Natural and collective combination of “Tiger Calamity” and ethics reveals the collective attitude toward a natural calamity, which may be viewed as an “ecocrisis” in a modern society, in a traditional society. It is proved that effective coping with natural calamity depends on promotion of people’s ethics and improvement of governmental policy

**Keywords:** Good Animal; Tiger Calamity; Ethics; Calamity; Attitude

**收稿日期:** 2005-12-30

**作者简介:** 黄志繁，男，南昌大学历史系。